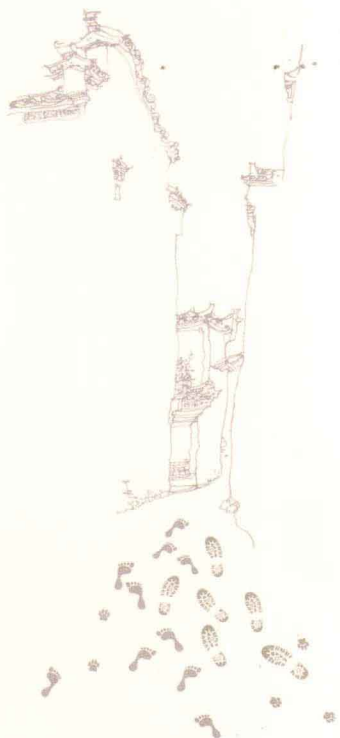


大风

原创小说系列

□□在那个刹那间，他异常清晰地感觉到警用匕首锯齿的锋刃，切开皮肤，穿透肌肉，穿透筋腱，穿透骨骼，直达心脏的吱嘎声……他意识到这个为他跳动了四十五年的忠实伙伴即刻就要中止自己的使命了。他成功营救了一个小男孩的生命，代价是自己的全部。他没有遗憾……□浮云退避，月亮再一次露脸，一缕冰冷的清辉透过窗洞，落在一步，用枪口抵住肖六子前额，正待扣动扳机，他喃喃道，别……开……枪！……□为什么啊？为什么啊！□他嘴里溢出大泡大

溅到天花板上，涸渠开大



翁新华

◎

著

蚂蚁巷



CTS
PUBLISHING & MEDIA
中南出版传媒

湖南文艺出版社

蚂蚁巷

翁新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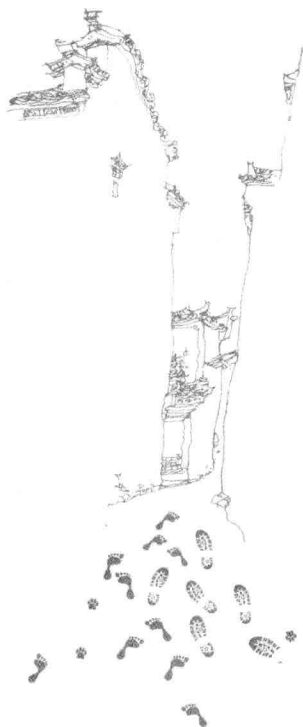
○

著

杨孟芳

○

扉页题字



CBS
PUBLISHING & MEDIA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蚂蚁巷 / 翁新华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404-6496-7

I. ①蚂… II. ①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2752号

蚂蚁巷

翁新华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陈新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201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2.75

印数: 1-3,000

ISBN 978-7-5404-6496-7

定价: 38.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 第 一 章 折旗 / 1
- 第 二 章 哲学试图拯救阳痿 / 11
- 第 三 章 矫情 / 17
- 第 四 章 色情年代 / 24
- 第 五 章 饭碗争夺战 / 31
- 第 六 章 草样年华 / 50
- 第 七 章 琵琶行 / 62
- 第 八 章 婚变 / 73
- 第 九 章 不差钱 / 80
- 第 十 章 蒙娜丽莎的微笑 / 91
- 第十一章 盲棋 / 103
- 第十二章 冲冠一怒武大郎 / 108
- 第十三章 第一桶金 / 114
- 第十四章 曲径通幽 / 144
- 第十五章 暖冬 / 170
- 第十六章 天上的星星数不清 / 174
- 第十七章 伪女权主义 / 179

第 十 八 章	忧郁菊花台 / 184
第 十 九 章	坐台小姐的叫板 / 191
第 二 十 章	剪不断,理还乱 / 200
第二十一章	抑郁症患者 / 209
第二十二章	甜蜜蜜 / 230
第二十三章	啊,野麦岭 / 242
第二十四章	请君入瓮 / 246
第二十五章	怀念羊脂球 / 265
第二十六章	英雄交响曲 / 278
第二十七章	明月天心 / 287
第二十八章	再生 / 305
第二十九章	诗意地栖居 / 308
第 三 十 章	童谣 / 322
第三十一章	加盟 / 330
第三十二章	上山采蘼芜 / 335
第三十三章	母亲的姿势 / 344
第三十四章	冬天的文档 / 352

一 折 旗

1

向以捉鬼为职业的麻佬，这一回不知怎么被几个青面獠牙的厉鬼死死捉住，推入压缩机槽门；压缩机正哐当哐当开动，一进入不由分说被机械手钳住，按入槽座，榨成一方军用压缩饼干，密封在一个狭小而坚固的纸盒子里；其中一个厉鬼大概想试试它的耐潮程度，将纸盒拈起来抛入水中；因潮湿的浸润，麻佬的身子迅速膨胀开来，他拼命挤呀挤呀，但怎么也挤不出盒子，头痛欲裂，胸部憋闷，随之身子嘭的一声爆裂。

他从噩梦中惊醒，背上蹿出一层冷汗，长长吁了一口气，右手本能地摸摸屁股，不由一个激灵——佩枪不见了！

那是一支7.62毫米口径77式手枪，钢印编号89378888。十多年来，除了晚上洗洗睡之外，其余时间一直与它形影不离，尽管真正使用它的次数极少，沉甸甸的铁家伙挎在屁股后面，就有一种上帝俯视人间，万物尽皆臣服的感觉。

白果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城东派出所资深所长、二级警督就生活在这种感觉里，从来没有过忧伤，没有过就业难、就医难、结婚难、买房难、入托难、择校难、入学难、养老难、遭冤憋屈无处诉说、上访无门、跨省追捕之类的纠结，没有过愧于人世，愧于人生的自怜，就像一个拥有一条强健脊梁骨的壮汉，从未体验过腰椎间盘突出疼痛一样。

他的辖区也就几条大街小巷，包括几个要死不活的企业，官阶也就区区正科，但挎上77式，俨然一个原始部落的首长，一个蕞尔小国的君王，逛哪儿不愁没人请吃，戳哪儿不愁没人敬烟，邪魔小鬼望而生畏……那是一种何等舒心惬意的境界啊！

眼前，腰带上唯剩一只崩开了扣子的棕色牛皮枪套，恰如一只被人掏

空了内脏的河蚌。他的心也仿佛被鹰爪一把掏空。本能的反应是跳下沙发，饿狼觅食似地找啊找啊，书桌上、抽屉里、公文包里、衣柜里、废纸篓里、冰箱里、微波炉里、卫生间抽水马桶里，乃至盛有老婆白露沾带血污卫生巾的垃圾筒里，凡是有可能藏下一支枪的地方，都找了个遍。

接着，他给白露等相关人急煎煎地打了一串电话，是否看到他失手把枪放在了什么不显眼的地方，或者闹恶作剧把他的佩枪藏了。回答一概是否认。鬼都没看见他的枪，更别说闹恶作剧藏了。刘工兵甚至说，我的爷，藏枪逗你？那不是割下乌蛋逗观音娘娘吗？就是生了十二个胆子也不敢呀。

天哪，玩完啦！——这一急，满肚子酒水全都化着冷汗淌了出来，身子如缠上一条巨蟒，凉了个透心穿。

2

大约十分钟后，麻佬耷拉着脑袋戳在了亲密战友黄凯面前。黄凯是东城区分局刑侦大队长，也是一杠双星二级警督，一看就让人联想到瘦肉精这个敏感词汇。他瘦削苗条，两腮深陷可以嵌入两枚鸡蛋，个子比麻佬矮一头，身子比麻佬细一圈，人却比麻佬精明果敢，几秒钟之内就能作出一个重大决断，或者冒出一个新的点子，他们俩既是同年同学，一齐在脏兮兮乱糟糟的蚂蚁巷厮混长大，又一同当兵一同转业安排在同一公安系统，现在，一个所长，一个大队长，同一警衔同一行政级别，麻佬遇到危难头一个找他是有道理的。

黄凯，枪丢了。

什么？黄凯身子一抖，什么丢了？再说一遍。

77式丢了。

啊，丢啦——枪？！

是的，丢了。

丢哪儿了？

知道丢哪儿，我不会去找回来吗？

黄凯靠近一步，闻到了从麻佬嘴里喷发出的浓烈酒气与河蟹的腥臭。马尿！马尿！我就知道你中午灌多了马尿！你躲在什么鸟地方和什么鸟人至少灌下了两斤茅台要么五粮液，之后，你像个逛完窑子的保安团，目眩神迷，语无伦次，踉踉跄跄歪出酒店，歪进一台的士……于是，枪就掉车上了。而你，根本没在意那台的士车牌号码，也没在意那个的士司机是人是鬼。你知道酒驾违法，自己没开车，百分之百打的。再之后，你歪进家门，搂着市花白露那堆香肉死死操了一盘，然后鼾声如雷，涎水四溢，舒舒服服睡了个午觉。

你的推理基本准确，但还是有三处明显错误：第一，根本没和老婆睡觉。这是中午，白露不回家，即便回家，也不让随便碰她。她是有讲究的，她介意氛围，介意前戏。第二，不是五粮液和茅台，是普通泸州老窖。你知道53度的飞天茅台都涨到了一千九。喝酒当然不难，但上茅台还是有次数。第三，不在酒店，是在一个朋友家里。我知道中午喝酒不合适，但人家死拉硬拽盛情难却，再说我也好这口。

哪个朋友？

刘工兵。

会不会掉他家里？

不可能。我记得，出门时还在身上，退一万步，如果掉他那儿，他不会主动还我吗？我已经打电话问过他。

记清啦？

记清了。

刘工兵可不是好东西。

不是好东西，也有是好东西的时候；好东西，也有不是好东西的时候。这年月，好东西坏东西搅一堆儿，额上没刺字。司马副省长上午还在台上唾沫四溅叫嚣谁搞腐败我跟谁急，下午就上铐子了。谁说得准谁呢？你不

也常和他喝酒吗，称兄道弟只差共老婆。

有时和他接近是为了破案需要。黄凯气得牙根发痒，我不早就提醒过你吗？干咱们这一行，什么东西都能丢，什么东西丢了都好交代，就是这枪不能丢，就是这枪丢了不好交代。当警察当兵没区别，当兵打仗丢了军旗，这个部队就不再存在，番号永远注销。狗日的麻佬，你闯下大祸啦！

你帮我想办法。你一肚子乌龟王八，是能想出办法的。不然为什么刑侦大队长是你不是我？

应当是被人偷了。

你是让我撒谎？

混账！黄凯怒目金刚，重重扇了麻佬一个嘴巴，灌多了马尿不打醒不过神来。你的枪，明摆着让人偷了，或者抢了；如果丢了，没有拾到不马上送交公安机关的。

麻佬用指头摸摸略有几颗痘痘的宽脸膛，有一种火辣辣的疼感。他不明白一米六五个头的黄凯掌掴一米八六身坯的麻佬何来这么大的力度。我知道，丢了和偷了是两码事，偷枪的责任在别人，丢枪的责任在自己，但具体到我的77式，确确实实是丢了。既然来找你，就得实话实说。朋友面前不道假。

黄凯运神了两秒钟，打电话，把所里的干警包括协警通通叫来配合行动，五分钟后，我要来个突击大搜查。

这，合适吗？

别无选择。

要不要报告刘格和市局？

时不我待。先斩后奏。

接下来，黄凯调集市区近百台警车近千名干警，二十分钟之内把全城各个出入通道及交通要道卡死，凡在市区营运的的士，进入火车站、高铁站、长途汽车站、轮船码头、机场的旅客，全都截住，接受了一次严厉的搜查盘问。

结果,不但没找到,消息却传播得像瘟疫那样快,而且像某个致命的新病毒不断变异。几天之内,白果市几百万市民几乎都在津津乐道一条新闻:城东派出所所长麻佬大搞公款吃喝,赌博嫖娼,赤身裸体在小姐怀里醉成一滩烂泥,呕吐物醉翻了几条狗,连佩枪都丢了。

互联网立刻倾巢出动煽风点火落井下石,没待多久,网上便传遍了这条新闻,而且跟帖无数,如黑道白道无间道、丢枪者斩立决、公安没好鸟、这个所长显然把枪卖给本·拉登了、公安也要先富起来不卖枪咋富、严重呼吁清除公安队伍害群之马、不判倒卖枪支弹药罪不足以平民愤、倒卖77手枪遗祸百姓者杀、提拔包庇麻佬者难逃罪责、人肉这个人渣的后台!删帖小编死全家……

3

麻佬忽喇喇如大厦倾。意志、心理防线、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那种为他所拥有了近十五年的上帝俯视人间的良好感觉,均出现了严重的紊乱失衡,就如地震造成的地壳板块错位陷落。错误的铸成,强迫他想到了过去以及未来的许多东西,也强迫他为自己设计出各式各样的补救方案。

比方,赤手空拳(丢了枪当然只能赤手空拳了)破获一个别人无法破获的血腥案子,这个案子最好是省里或中央点名督办的重案要案。比方,巧遇持刀行凶歹徒挺身而出奋勇搏击以至身受重伤(但不能死也不能残)。又比方,千钧一发之际扑入汽车轮下救出一名倒地老人或儿童,而这位老人或儿童恰好又是市局局长或市里、省里、中央领导的老母亲或小孙儿或沾带血缘关系的其它至亲,等等等等。

但这些方案实施需要上帝适时赐予机遇,而上帝不会像雷锋叔叔那样哪儿有危难哪儿出现,哪儿急需帮助哪儿显灵。这诸多设想都显得幼稚,缺少可操作性,像金庸的武侠小说荒唐无稽。金庸想一个人死翘翘,那个人立马死翘翘。金庸想那个死翘翘的人活过来,那个人立马活过来。麻

佬没有金庸的能耐。

最后,他决计写一份反省,由丢枪发端算自己老账,包括自从屁股上挎上77式以来的所作所为向组织上来一番刮骨疗毒,决不文过饰非,遮遮掩掩。绝对不能把丢枪说成被偷;丢了就是丢了,实事求是。尽管实事求是并不被二十一世纪看好,但实事求是毕竟能激发上司的同情心,板子打下去可以不伤筋骨。

白果市全部中年干警中,麻佬与黄凯齐名,堪比唐代诗人李、杜,二人均前途看好。黄凯擅长刑事侦破,推理能力白果市鲜有出其右者,全省也排个前五名之列。麻佬擅长社会治安,作风雷厉风行。单从领导意向而言,麻佬似乎还略占上风。他是白果市优秀所长十连冠,他那个单位小会议室四壁的奖旗奖牌已经叠了三层,像关帝庙大殿的四壁。至于个人的立功证书和杂七杂八的荣誉证书,整整塞满了三抽屉。他的名声很响,响到一些曾被她严厉处理过的人又反过来与他交朋结友——刘工兵就属于这种。他的威信很高,高到某个顽童哭闹不休时只要说声麻佬来了,立刻屏声敛气偃旗息鼓。

现在,他对这一点产生了怀疑,并主动向这些荣誉和威信发起了凌厉攻势。他闭门思过,写了三天三晚,一边写,一边流着悔恨的眼泪,写下洋洋三万言。比方,涉及到刘工兵的一段是这样写的: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接到举报,我在十分钟之内赶到某宾馆某房间,把正在嫖娼的刘工兵逮住,准备带回派出所处理。刘工兵求我放他一马,千万别告诉他单位,他还让我想想他平日是怎样待我的。刘工兵是市天城保险公司骨干业务员,确实为我的亲戚办理赔付业务给过方便,放松了政策尺度,为此,我打消了通知他们单位的想法,训了几句,课以三千元罚款放人。刘工兵没待开具罚单,扔下三千元现钞溜之乎也。事后,想到他为了保全面子,决不会索要收据,也绝不会向外公开,便隐匿了这笔罚款没有上缴。那笔钱我给老婆白露买了一只流行的珍珠项链。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包括办案中的感情用事,偏袒熟人收取小额贿

赂,利用职权为亲友解决城镇户口,办案时找外单位报销手机费、旅游机票,收取购物券,公款吃喝打麻将赌钱,不关心群众疾苦,曾经草率地把几十个讨薪闹事的农民工冠以寻衅滋事流氓罪名送入劳教所。等等等等。

当然,他是十连冠,真正称得上优秀的事例也很多。比方,机场遭遇国际贩毒团伙,冒死枪战,生擒毒枭受到联合国嘉奖;比方,抗洪抢险不顾个人安危,连续九次跳入激流救起十名落水儿童;还比方,办案十五年拒收贿赂共计千万元之巨(小额隐匿未交,加起来也不少于百万元),等等等等。

不过,后者只字未提。他觉得重提这些人人皆知的优秀事迹,等于为自己评功摆好,会让上级产生恃功傲物的感觉。总之,他在反省中专揭阴暗面,纯粹的批准现实主义,像走俏市场的官场小说。

浏览一遍反省,他觉得自己很糟糕,简直是个伪装的坏蛋。那些荣誉桂冠的给予者有些乱弹琴。怎么能在这样一名坏蛋头上戴上十连冠花环呢?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他觉得应该这么写。写得越坏,证明态度越诚恳。而态度越诚恳,组织上给处分就会下手越轻。卢梭那么坏,而那些劣迹由卢梭自己写进《忏悔录》向世人坦白,读那本书,没人认为卢梭是个混蛋。

4

黄凯读完反省有点犯虚,真是抱着猴子亲嘴一脸毛,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感觉。这不啻于一份详尽的基层公安干警为非作歹备忘录,怪不得网上诟病公安的帖子如此之多啊。有这样写反省的吗?即便那些高达数十亿的蛀虫巨贪,法庭上流泪忏悔时,也不过假惺惺蜻蜓点水承认自己放松了世界观改造放松了三个代表学习辜负了组织的培养啊。

大搜查后,他暗示麻佬,尽快写一份反省,并再一次建议他把丢枪写成被偷,而麻佬不领他的情。麻佬像个胆小怕事的初犯,偶受惊吓,陈年旧账兜底儿抖。而实际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看在什么情况之下,主动的

坦白,处理上有时也确实会从宽一点,而被动的坦白,恐怕只能理解为引鱼上钩的诱饵了。他不能理解当过多年所长的麻佬,究竟是天真幼稚欠成熟,还是乱了方寸。

他熟悉麻佬,熟悉到连他与老婆白露的性生活要持续多长时间都一清二楚。麻佬有点犟,但他不相信世界上存在毫无个人隐私的纯傻子。比方,麻佬一直想着马思有常务副局长位置,这一点,反省书中就没有提及,那么,其余部分就只能理解为走火入魔了。反省书无疑是一把筛子,如此玩命一筛,优点、功劳、长处全被筛掉,剩在筛子里的尽些肮脏污秽之物——这些就是麻佬的全部?人是有水分有血肉有七情六欲的动物,谁都不是干货,即便看似清纯如水的鲜葡萄、西瓜瓢、哈密瓜,放进九阳豆浆机一榨,都能榨出一半渣滓来。

他给麻佬打电话,看得出,反省书是复印了的,除我之外,你还送交了什么人吧?

区局、区政法委,市局、市政法委,省厅、省政法委,我觉得该交的地方,都送了。

黄凯沉默了一会,把电话挂了。

十天后,处分结果下到分局。在公布之前的头一天晚上,黄凯来到麻佬家里,他带来一瓶飞天茅台,几大包卤菜海鲜,边喝酒,边谈话,可谓推心置腹。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以平起平坐的身份谈话了。

上面的批复比分局的意见严酷——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麻佬,你要有精神准备,很糟,真的,很糟……

麻佬面色如铁。

最近,上面强调,公安队伍要严加治理,那个七十码、钓鱼搞坏了形象,激起了民愤。你碰在刀刃上了。重庆掀起打黑风暴,文强被抓你是知道的。凡是风暴,都有个蝴蝶效应。来头大的动不了,又不能不来一点响动,便挑几个小喽啰祭刀。你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啦。

麻佬一时没反应过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什么意思?

意味着,从明天起,你得交出警官证,脱下警服,摘下警徽警牌,净身出户,乖乖滚蛋。意味着你和下岗工人、失地农民、三陪小姐、拾荒收破烂者、无业混混、无照经营被城管撵得鸡飞狗跳的小摊小贩、黑摩的司机没有了区别。你被一扫帚扫出体制之外,落入了社会底层。分局请求给个开除留用,都没同意。

麻佬的心猛地往下沉,往下沉,随后又浮了上来,没想到这样重,这么说,从明天起,我就不是公安线上的人了?

只剩一个街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还保留着。下手这么重……事情恐怕与你酒后发牢骚,对马副局长马思友出言不恭有关。姓马的貌似超凡脱俗,但人事权这根绳子还是牢牢牵着没放手。其实他是闹情绪,长期以来想提个副处,始终未能如愿,便一直小病大养。市局给处分,不会不征求他的意见……作为亲密战友,我已尽了最大努力,但于事无补。这个时候,一切求情讨保都成了护短。分局的报告是我写的,不管如何,我还是豁出去把丢枪说成了被偷。但他们轻而易举否定了这一点——因为你已不打自招,在反省里连续三次强调是丢枪而不是被偷。为此,顺带也给了我一点表示——通报批评我向上反映案情不能实事求是。

我的反省还不算深刻?

谁给你玩深刻啊,你以为是毛时代?麻佬,那天,我把你骂得很凶,还扇了你一个嘴巴,你会记恨吗?

恨从何来?头一次打靶,没待排长缩进壕沟,你就扣了板机,差点报销一条人命,我作为你的班长,死力扇了你一记耳光。现在,两记耳光互相抵消,扯平了。只是,连累你也挨了批评,还得请你原谅,这不是我的本意。

黄凯悲伤地望着麻佬的脸,怎么办呢?

吃了近十五年公安饭,除此之外,没有一技之长,更没有挣钱的路子。你知道,部队转业干部地方上是瞧不起的。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干点什么。华华身体很糟,一直没查出什么病,市妇联是个清水衙门,白露虽说当个科长,基本上没什么外水。物价见天看涨,少了我这份工资奖金,还不知怎

么过日子

听说白露要提拔？

正式谈过话了，提个副处，比提个国务院总理还威武，这一向连碗都不洗，昨天晚上正式通知我，自己换下的衣服自己洗，你瞧，小天鹅都塞撑了。

至于吗？

不瞒你，我们已经半个月……没同床了，我真想死。

堂堂七尺男儿，说出这种没骨气的话来。非吊死一棵树上不可吗，都什么年月啦？漂亮女人，哪里没有啊。

我该干点什么？

副处有何高见？

她说一听人提到麻佬二字，就变成了乌龟，丑得把脸往脖子里缩。节骨眼上出了这事，她生怕受连累。好在还是批了。现在她高高在上，不但不为我分忧，还幸灾乐祸，说枪丢得好，说她恨死了枕头边上搁一把枪，带有胁迫强奸性质。

九连的方仲儒还记得？

炊事班长啊？

脑瓜子特好使，胆大心细会钻营。办了一家金达西服公司，仿制法国高档金达西服，规模很大，缝制的西服以假乱真，都走出国门，销往欧美七八个国家和地区。他占有公司百分之五十一股份，资产达到了九位数。去年晋升省政协委员、市政协常委，现在是董事长兼总经理。三年前，被迁进一个刑事案子，落到我手上，放了他一马，他还知好歹，一来二往成了朋友。我给他写封信，再补个电话，推荐你去那儿当个保卫处副处长。企业街头虽然属于内部粮票，但一般人不清楚。麻处长叫起来，比麻所长还响，和副处级老婆也达到了某种平衡。如何？

当营教导员时，多次训过他。那个班长他一直当得窝囊。

此一时彼一时也。方也是被单位开除的，那个电缆厂破产破得蹊跷，

近三个亿固定资产和地皮,被正副厂长们三下五除二打发了。方当时是销售处副处长,脾气过直不受待见,被排挤在外,不服气,举报到了中纪委,转批市纪委,拿不出具体证据,定性为诬告。他不但不忌讳犯过错误的人,相反还有一种亲近感。去不去?

麻佬眼泪终于滚下来,你这一说,我想起了梁山泊入伙的条件,非提颗人头不能接纳给座次。对于暴发户、资本家,我是向来看不上眼的。但事到如今,已经无路可走。

眼下,只能将就。好汉能屈能伸。归队的希望还是存在,郊区分局的赵腊宝也丢过枪,双开,后来枪找到了,还是让他归了队,恢复原职。具体到方仲儒,一阔脸就变。你去求职得顺毛摸。比如要点大牌什么的,你就不要在意。这年月有钱是大爷。既然从前训过他,不说报复,戏弄一下极有可能。你要有心理承受能力。

二 哲学试图拯救阳痿

5

麻佬遭遇平生第一次睡眠障碍。那种滋味真他娘的不好受,脑子就像一台丢失了关机文件的破电脑,总是呜呜呜呜地响着,对任何指令不予理睬。捱到凌晨一点,刚有了点睡意,又被隔壁槽爷子的读书声吵醒。

槽爷子快高考了,作文不知怎么动笔,家里请个退休语文老师补习,讲授一些寓言童话什么的,以期打开作文思路。槽爷子有志气,割股悬梁恶补,为了考上大学,通宵达旦读书,根本没在意对邻居的打扰。

槽爷子咿咿呀呀读。

……自高自大的赫耳墨斯,想知道他在人间受到多大的尊重,就化作凡人,来到一个雕像店里。他看见父亲宙斯的雕像,问道,值多少钱?雕像者说,一个银元。赫耳墨斯看到母亲的雕像,又笑着问道,赫拉的雕像值多



少？雕像者说，还要贵一点。后来，赫耳墨斯看见自己的雕像，心想他身为神使，又是商人的庇护神，人们会对他更尊重些，于是问道，这个值多少钱？雕像者回答，假如你买了那两个，这个算饶头，白送。

.....

白送！白送！什么鬼故事啊？请家教花再多钱也白送！麻佬恶狠狠地骂，扯两团药棉塞住耳朵，熬到凌晨三点，才勉强打了个盹。

就在那不到十分钟的假睡状态中，他梦见已经去世的父亲借尸还魂活了过来，那个卖麻糖出身的跛脚老头变成个面目狰狞的怪物，横眉竖目朝他吼，老子一辈子敲麻糖，敲一片，到手五分钱，硬是把你敲出了蚂蚁巷，敲出一个派出所长。你呢？到手的活期存折给弄丢啦。你就不清楚，爬到正科多么不容易。下去。去那个雕像店，看看你的雕像，问问值几个钱！

他迷迷糊糊问，我是谁啊？我是谁啊？

混蛋，连名字都忘了，怎么会不丢枪呢？——你是我儿子赫耳墨斯。不争气的东西。滚！死命将他往下一推——

他从云端坠落下来，就如美国电影《阿甘正传》开场时的那皮白色鸡毛，在天空飘摇翻滚了老半天，才落在白果市蚂蚁巷一棵古银杏树上，其中一根树枝戏谑地撕开他的裤裆，将他的阴囊划破，一颗肉红色壮硕睾丸从裂口弹射出来，恰好被一只脏兮兮的流浪狗张嘴接住，美美地嚼了几口，吐出舌头舔舔嘴巴。他惊叫一声，啊，那是我命根啊~~~~~

白露按亮床头灯，摇他胳膊，是不是做噩梦了？醒醒，醒醒。

呵呵，没事。你……睡吧。

白露不放心，坐在床边给他捶背，问他梦见了什么，我读过弗洛伊德、嘉瓦仁波切，对《梦的解析》有研究。不妨说说，给你疏导一下。

别问了，说不出口。正扫黄打灰呢。

是不是和小三吵架了？哼！

麻佬担心老婆误解，只好照实说了。

白露一笑，原来如此。房子旧了，隔音效果差，隔壁糟伢子没日没夜朗